

大 周 末

就像那句话说的,幸福是相似的,不幸却各有不同。在民政局门口,高美琳很容易就能看出谁是来结婚的,但是用尽自己的人生经验,她也不能完全分辨出离婚的人。

一前一后永远隔着三五米的距离,看起来就非常冷漠的两个人像是来离婚的;朋友一样互说再见,然后立刻朝两个方向走去且头也不回的两个人也像是离婚的。但除此之外,高美琳也见过一对夫妻办手续前相谈甚欢,办手续时互不搭理,办完手续又热切交谈追问之下,他们才吐露,是“为了房产假离婚”。

中央美术学院读大三的时候,成长于离异家庭的高美琳想找到这些离婚的人,为他们拍一组“离婚纪念照”。

据民政部数据显示,2018年中国全国离婚登记数为380.1万对,平均下来,每天都有万对夫妻决定终止婚姻。深入一些离婚故事后,高美琳形容自己“像个人一个深渊”。出轨、贫穷、三观不合、家族矛盾、分居、产后抑郁……都有可能让两个曾发誓永不分开的人突然分开。离婚后,有人成了亲密好友,有人再也不见,有人复婚,有人矜持礼貌形同陌路……

高美琳给这些离婚的人拍照,也倾听他们的故事。一对夫妻,离婚后因为要照看外孙又聚在一块,看起来像一家人。拍完一张合影后,女人招呼高美琳再帮着多拍几张,但男人连连摆手“不要不要”。高美琳感觉,女人想和男人多待一会,但男人的心已经不在这儿了。拍摄到最后,高美琳让他们给对方留言,女的写了句“想靠靠不住”,男的写了“生活更美好”。

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1年数据显示,当年高考前20天该院受理离婚案件38件,但高考后20天受理离婚案件145件。被称为“绝不是临时起意,早就蓄谋已久”的高考后离婚族,有的好不容易捱过了孩子高考,说了再见,但一个月后,孩子报志愿时,又聚在一起商量。

在高美琳看来,两个曾在一起的人,曾有过一个“共同组建家庭”的心愿。就算心愿破碎了,家庭还把他们联系在一起。

有人离婚后相聚在房管局大厅里——女儿要结婚了,他们凑在一起,把房子过户到女儿名下。高美琳拍下这个瞬间,那不是摆拍,她不会告诉被拍摄者谁该站在哪儿,做什么姿势。场景是被拍摄者自己选择的,高美琳只是捕捉、记录。

还有一张照片的拍摄场景,选在一个昏暗的小房间里,这是这对离婚夫妻第一次相遇,并一起

生活20多年的地方。情感上他们曾有过无法迈过的坎儿,无法跨越。但离婚两年多,因为生计,二人离婚不离家,财务不分开,共同照顾着女儿,

算友善。但一次和高美琳一起吃饭时,他们放下“爷爷奶奶”的身份,开玩笑似的喝起了交杯酒,只是感谢对方,敬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。



离婚这件小事儿

经营着一家家庭照相馆,分房而睡但依旧生活在一间屋子里。用高美琳的话说,“两个人还是捆在一起。”

一对离婚多年的中年男女,因帮儿子照看小孙女而稳定持续地见面。平时,他们以家庭里“爷爷奶奶”的身份交流,只聊孩子,不聊自己,气氛不

多年以前,男方曾犯过错,如今,在持续不断的补偿下,前妻已经原谅,男方也重新组建了家庭。高美琳见过,小孙女从远处跑来伸出双臂,拥抱着一个爷爷和两个奶奶。当被要求互相留言,对于那段曾经的婚姻,男人说“离开不一定是痛苦,只要关心对方,关心孩子”。“没什么说的,不恨

你。”女人说。

高美琳拍得最揪心的一张离婚纪念照,是单人照。离婚后,女人的前夫去世了。傍晚,女人独

自来到他们曾一同生活过的“家”,房子已经换了主人,但楼梯口的感应灯“听”到脚步声,又亮起了熟悉的昏黄的光。照片中,女人望向“家”的方向,身躯隐于夜色,看不清表情,那盏感应灯只能照亮有限的区域。深蓝色的夜色,楼群是巨大的黑影,偶尔点缀几家灯火。

高美琳的毕业作品展。(受访者供图)

绝妙短对联

山西省某县城西北1公里凤凰山上有一处景点叫“小西天”,又名“千佛庵”,建于明崇祯七年,因位居城西高峰,应“道人西天”之禅意,故名。“小西天”耸立山巅,借山布景,掘险而筑,形胜佳妙,为晋西第一古刹。有佚名三字联曰:“疑无路;别有天。”寥寥数字,描绘出了这里景物环境的特点。

河北保定莲花池有两副名胜联,均为二字联,其中一联是“摇红;涤翠。”另一联是“霓带;霞衣。”每联虽只四字,却对仗工整精巧,文辞清新雅丽,绘尽了莲池的风姿,是那里景物的点睛之笔,给游人以“几疑城市有蓬莱”之感。

湖南长沙城南书院,宋代大学者张栻曾题写了一则二字联,上联曰“岳极”,下联为“湘清”,言简意赅地描绘了南岳衡山的高峻险阻和湘江的清流如玉。山西临汾市城南4公里的尧庙,始建于晋,规模宏伟,大门内高悬的二楼上,东西两侧的横楣有汉司马迁撰写的横式联曰:“就日;瞻云。”意思是尧帝德高望重,如日之普照大地,天下之人就像葵花倾心向日一样;尧帝德化广大,如云之覆渥,天下之人犹如百

笑一笑十年少

相遇 我以前救了一只受伤的小狮子,痊愈后就放生了。两年后我路过那个草原,它看着我,我看着她。我们都向对方跑去。等我们距离只有两米的时候,我发现,我认错了。

造句 老师留了一道作业题,用“有,有,还有”造句。一同学回答:周末去姥姥家,姥姥做了一大桌好吃的,我很快就吃完了一只大鸡腿,就问姥姥还有没有,姥姥说:“慢点吃,有,有,还有。”

换零钱 跟女友一块等公交车,突然发现我俩身上都没零钱。于是,给了女友一百块钱,让她去旁边的商店换零钱。等了半天她终于回来了,只见她带回了四块钱零钱,其它的都买了零食。

尴尬了 第一次坐船,开船的人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面包。我吃得差不多的时候,船家告诉我这是拿来喂鱼的。

搭讪 一哥们儿第一次去女朋友家,跟岳父搭讪:“您的发型挺漂亮呀,哪里剪的?”岳父脱下假发怒道:“你才是捡的呢,我这是买的,花钱买的!”

容易被害 推荐大家出去旅游穿睡衣、拖鞋,这样会让别人以为你在家就

高美琳记得,拍照时女人强忍着泪水。鼓足了勇气离婚,但再婚后女人的“新生活”也并不好。离婚没有使一切困难都迎刃而解,更没有将人从泥潭中永远拔出。女人给去世的前夫留言“你在天堂,我在人间”。拍完这张,高美琳大哭一场。

高美琳最终找了12对离婚夫妻拍合影,答应拍照的大多都是中年人。而很多答应高美琳拍照请求的中年人说,“人到中年,想开了”。

后来,高美琳的毕业设计取名(离婚纪念照),在2019年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上展出。12对夫妻的照片中,高美琳选了10张打印好装裱在极素净的白框里,挂在墙上。被拍摄者写给对方的留言条被图钉摁着扣在照片旁边,图钉是几块钱一大盒的那种,没颜色,纸条也是随意从不同本子上裁下来的。再加一个留言本,供观展的观众交流意见。这构成了高美琳的全部展陈。展出时照片连玻璃罩子都没有,一点不和观众隔着,直白。

高美琳混在观众里观察大家的神情,参观她的作品时几乎没人笑着,也没人像来一个网红地似的拍照。了解到她在做什么后,人们的表情常从茫然转为严肃、或者痛苦、淡然。她印象很深:有中年人在照片前驻足许久,看完了每一张留言条,又翻完了一本观众的留言。

留言本里藏着很多心事,有人写“我的父母离婚已有14年了,从幼儿园到大学,我成长在两个破碎但又很爱我的家庭里,我很开心,这样没什么不好。”还有陌生人加上高美琳的微信,和她聊自己的经历、自己的爸爸妈妈和家庭。

当被问及还是否相信婚姻相信家庭时,高美琳脱口而出“我相信”。爸爸曾告诉高美琳,妈妈在离婚前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“我就是要给我的女儿做个榜样,如果以后她的婚姻不幸福,她也能勇敢地离婚”。

《离婚纪念照》的展览已经结束,但真实人生还在一刻不停地继续。毕业后,高美琳偶遇了一位因低血糖晕倒的男子,吃了糖,男子缓过来,他说自己上午刚去办了离婚,因为得了癌症,最多还能活3个月,他不想拖累妻子。

(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)



谷瞻仰普降甘雨的云彩一样。

在名胜中题写一字联的比较少见,因为无论如何一个字无法描绘出名胜的景色。不过,当代联家方克逸为安徽巢湖四顶山题有一则一字联,上联是“月”,下联为“霞”。仅仅两个字,就高度概括出巢湖四顶山的核心景色,给人留下极大的想象空间。

其实,像这样单字也组成对联的还有很多,如有一副描写春天的一字联是这样的:“福;春。”只是联中“福”字倒写,寓意“福到”;“春”字写得很长,寓意“春长”。(摘自《张家界日报》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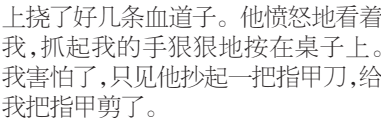
在附近,买东西时不太容易被宰。

不懂事 邻居家养了条小狗,一有动静就狂吠不止,深夜时分常扰得我们睡不好觉。我不由得怒火中烧:“狗不懂事,人也混帐!”隔天,我托朋友买了条京巴。我眉飞色舞地对小狗道:“宝贝儿,大点儿声叫,让隔壁也品尝下你的‘狂吠大餐’,最好晚晚睡不着觉,啥!”

考试 考研进考场的路上,我旁边有三个男生,其中两个对另外一个男生说:“我们俩考试坐前后位,你要快点报名,我们三个就能坐在一起了。”另外一个男生幽幽地说:“坐在一起干吗?考完出来一起抱头痛哭吗?”

害怕 一天,我和男友大吵一架,谁也不让谁。我一气之下,在他胳膊上挠了好几条血道子。他愤怒地看着我,抓起我的手狠狠地按在桌子上。我害怕了,只见他抄起一把指甲刀,给我把指甲剪了。

(摘自《中国剪报》)



聚会这事儿,不宜说好,也不宜说不好,不宜说俗,也不宜说不俗。它是那些一度跳出同学、战友、校友这些小圈子的群体,又借着聚会的由头,回到这个固有的圈子里,有心无心兜一圈子的事情,这种事自有它的微妙之处。

凡俗烟火间,人与人总是不同的,同学、战友、老乡之间何尝不是如此?正因为有了差距和差别,人与人之间才有了相互窥视、相互探究、相互表达的倾向,所谓的聚会,也就有了向心力。

聚会有本真的成因。多年不见的同学、战友、老乡,一旦相聚,其情,其趣,其景,其味,其乐,其妙,一言难尽。他们共话难以忘却的友谊、情缘,以情理使然的言谈,情真意切的交流,活泛在心的感动,渲染着一幅幅美妙动人的场景。

聚会有繁杂的心态。有暗自羡慕的,有洋洋自得的,有闷闷不乐的,有唉声叹气的,有后悔来兜这一圈的。聚会的场所,在某种意义上,就是金钱、权力、物质宣泄铺排比较的场所。这其中裹挟着莫

可名状的目的,以及捉摸不透的因素。这样一来,本当欢乐、明媚的聚会就会蒙上重重阴影。人,一旦陷入以财富为基准,以娱乐为潮流的渊藪,就会有炫富与哭穷,浮躁与喧嚣,炒作与忽悠,笼络与攀附……在各种形式的聚会上,多种心态的交织和杂糅,淋漓尽致地凸显出一个社会的

那些微妙的聚会

生存和生活状态。

聚会有尴尬的场景。同学、战友、老乡各自混迹,多少年后,不同的身份阶层,不同的价值取向,不同的利益主张……一不经心,就会制造出难以避让的尴尬。譬如因观点相左,导致言语争锋;被动接纳,放不下面子;以地位财富论高下、排座次等。在聚会的光阴里,混得好的,可以尽情拿自己所谓的功成名就,来贬损不得志或者混得不好的人,这种状况,可能会导致人心扭曲,心志丧失,起到明显的负面作用。就算混得好的,能够及时伸出援手,也会让混得不好的人神情黯然,脸色

锁局

无锁不钥,一个答案喂一个谜,可往往,时而有之的是钥丢了,锁还在。正如,人间的事,多半是答案常被遗失,问题却总能历久弥新。日光之下,柴米油盐的寻常烟火与生老病死的亘古命题,一成不变,总是旧事,但各人所给的解答却因人而异,因人而新。

世界是把好看的锁,钥是你,却又不尽是你。爱一个人,是给一个人递一把钥匙,再给另外的人挂一把锁,那个人懂了,自会悉心保管;另外的人也懂了,断不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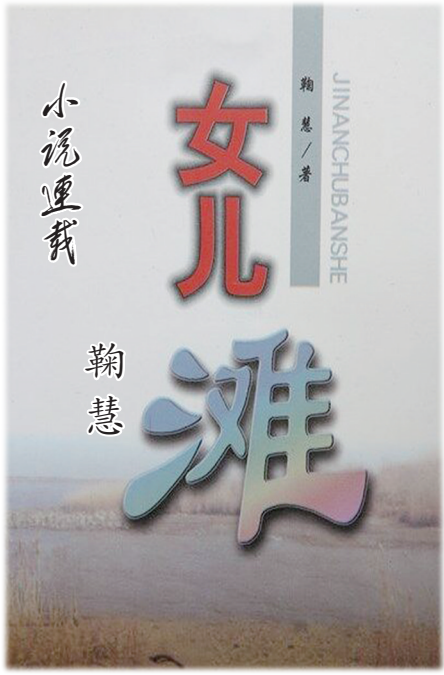
破锁而入。此时,你是囚笼你是枷,你是三月的春临天下,你是繁华所在,彼此互为对方的钥。凡所路径,也是一种障碍,钥匙也是如此。不爱一个人时,你收回那把钥匙,同时,也会不自知地卸下那把锁。这时,你会感觉到自由,你会发现钥匙也各有各的样子,各有各的精美,世界原来还是那一道惹人爱的谜面,而谜底却无法猜透,自己竟也并不急于期待结果。

如果只为抵达,钥,不失为最便捷的策略。反复检验之后,人已经谙熟如何活



(摘自《深圳商报》)

得毫发无伤,且得理又得体,然而并非所有人都甘愿驯服自己的横冲直撞,处处服帖。真实,自会拥有千篇一律的美。最好的,永远是没有谜底的谜题。古语曾说,锁防君子,如此说来,钥也只属于君子。周周正正的人,自有故人文鸡黍,把酒话桑麻,无钥也作门中客。若非执念太深,遗忘又何以以为钥,一解积年的耿耿于心;爱如果被上了锁,说不定也会落个无钥可救。若是谁家门扉悬了新锁,定是钥匙起了厌倦,趁人不备独自远行,临行还不忘抛出一个新的锁局。(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)



夜里,她到底是真的来唱过歌谣,还是在梦里?望着手里的鞋,他有些弄不清那到底是不是梦了。

大年三十眨眼之间便到了,换村委会主任的事,便临时搁了下来。可是,在苇子圈的大街小巷,男男女女,挂在嘴边上的,就是这事,连空气中,都似乎能嗅得到与以往不同的味道。每个人的心,都似是比以往复杂了些。

东海依然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,大部分时间,都泡在他的公司里,筹备着扩建养殖基地和招收新工人的事。当人们问他是否真的打算参加竞选时,他依然是那副坦坦荡荡的样子:“大家要想过好日子,就投我一票。”除此之外,他便什么也不再说。

开始时,人们都不大相信东海能参加竞选。虽然不论从哪个方面讲,他都是极合适的人选,可现如今他的公司已发展得那么大,如果真的当了村干部,他的公司不受到影响吗?

“为了咱们整个苇子圈的一千来口人,舍弃一点自己的利益,我想是值得的。再说,公司也不可能受多大影响,经营的事,我会另有安排的。”

东海周密地计划着。他想在滩里包一块地,扩大兔饲料种植;招收一部分男工,专搞种、养和销售;招一部分女工,扩大毛皮玩具厂。总收入按百分比提一部分,作为村里的开支和对老、弱、病、残

人员的生活补贴。招工对象将以苇子圈为主,不论亲疏远近,每户至少一名。

消息一传开,苇子圈的年轻人们兴奋得搭帮结伙纷纷跑到东海的公司,问这可不是真的。当得到肯定的答复时,他们竟欢呼着一下拥到东海面前,把他抬了起来。

凭东海公司的实力,工资自是不成问题。在自己村里上班,既减少了开销,又避免了夫妻分居。下班以后,还能帮家里人种种地。凭东海的人品,在他的公司上班,只要好好干,绝对不会有什么不愉快的。

年轻人的心中,已有了主意。全福借着过年,不停地请客。家里的酒场,几乎就没停过。借着酒意,他求喝酒的人到时能投他一票,并对不同的人许下了不同的愿。

镇上的事,全福爹老六已跑得差不多了,只等着过完年之后就上了班,镇上就会派人过来搞选举。文隽逢人就讲东海的好话,她极力鼓动人们到时投东海的票。对东海的按兵不动,她有些急:“看全福他那老爹,都到镇上跑了多少趟了,你也不急。”

东海对文隽笑笑,不紧不慢地说:“急啥,大家的眼睛是亮的,谁行谁不行,街坊们心中有数。”

经东海这一说,文隽的心情稍稍轻松了些。

心情最不轻松的,要数芳草了。因为全福不仅自己到处拉选票,还硬逼着芳草也帮他拉。有一天全福喝醉了酒,立时逼着芳草表态,到时投谁的票,并且阴阳怪气地说:“一个是自己的丈夫,一个是昔日的同桌,而且据我所知,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同桌。”

芳草真想跟他吵一架,可是想想,跟他这样的人吵又有啥意思呢?对全福的失望,在芳草心中又深了一层。投票的问题,她已理出了些头绪。

腊月二十三这天转眼到了,依照滩里的习俗,这天家家祭灶除尘,以迎接年三十的到来。这天下午,东海和文隽等几个公司的年轻人,在张罗着燃放烟花的事。因为兔子怕惊吓,他们把以往过年燃放的鞭炮一律换成了烟花。

“噱,这里可真热闹啊!”

东海他们抬起头,见面前站着的,竟是倒背了手,正冲他们微笑着的老六。

“呀,是哪阵风把书记大人给刮来了?”文隽撇撇嘴,有些不屑地说。

老六咧嘴笑笑,不在意的样子。

东海见是老六,忙放下手中的烟花,站了起来,“书记到这儿来,有什么事吗?请屋里坐吧。”

“没事没事,只是随便来转转。”

老六随东海来到了办公室,坐下。东海给他倒了杯水,他忙伸手接住。

“几天不来,你这养殖场可是眼见着发展啊!不错,不错啊!”

“要不是那场大水,也许比现在要好许多。”东海不卑不亢地对着老六。在内心里,他猜测着老六的真正来意,他明白,像老六这样的人,是绝对不会“随便来转转”的。

“是啊,是啊,那场大水,可真是一……谁想到了呢,这么大!”老六喝口水,然后微笑着望着东海,“你六叔的脑筋是有点旧,可是,人都是在不断改变的嘛,你说不是这个理啊?看着你发展得这么快,你六叔是我打心眼里为你高兴啊!加劲干两年,争取在全国冒冒尖,也好好为咱苇子圈,为咱蒲桥争光。”老六脸上真的放了光,一双眼睛也格外亮起来。东海越听越有点摸不着头脑了。一个人,改变得怎么能这么快呢?不等东海想明白,老六喝口茶,继续说下去:“这事业要发展,就离不开资金,离不开设备。我早就想了,你想在滩外盖养殖场,这是好事,也是发展方向,我同意。至于发展中遇到什么困难,随时告诉我。能办的,你六叔保证尽力。咱都是街里街坊的,谁还没个遇到困难的时候?”

(九十五)